

絳雪玄霜

(台灣) 臥龍生



海峽文藝出版社

(闽)新登字 05 号

绛雪玄霜

(上)

[台湾] 卧龙生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27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 7228 工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47.5 印张 1067 千字

1991 年 11 月第 1 版

199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0

ISBN7—80534—396—9

I·351 (上中下) 定价: 17.95 元

目 录

第 一 章	素帋青灯.....	(1)
第 二 章	崂岩踪踪.....	(20)
第 三 章	血池之秘.....	(47)
第 四 章	芳心难测.....	(78)
第 五 章	对月缔盟.....	(95)
第 六 章	险象环生.....	(115)
第 七 章	寒潭惊魂.....	(145)
第 八 章	七巧梭.....	(173)
第 九 章	红色指印.....	(192)
第 十 章	密洞奇遇.....	(215)
第 十 一 章	天涯沦落人.....	(239)
第 十 二 章	一讯震江湖.....	(262)
第 十 三 章	断梭传柬.....	(286)
第 十 四 章	泰山道上.....	(306)
第 十 五 章	英雄大会.....	(333)
第 十 六 章	武林绝学.....	(356)
第 十 七 章	楼衣村童.....	(382)
第 十 八 章	无影神拳.....	(405)
第 十 九 章	七星遁形.....	(427)
第 二 十 章	妾意如锦.....	(450)
第 二 十 一 章	得而复失.....	(469)
第 二 十 二 章	死亡之谷.....	(491)
第 二 十 三 章	冥岳三姝.....	(513)

第二十四章	招魂之宴	(537)
第二十五章	意外之变	(557)
第二十六章	生死之间	(579)
第二十七章	触目惊心	(598)
第二十八章	一线生机	(618)
第二十九章	阴风之变	(636)
第三十章	传讯少林	(659)
第三十一章	神功初复	(681)
第三十二章	禅关二僧	(696)
第三十三章	恶讯频传	(719)
第三十四章	在劫难逃	(742)
第三十五章	绝技初传	(763)
第三十六章	南北二怪	(782)
第三十七章	少林浩劫	(799)
第三十八章	龙蛟双剑	(820)
第三十九章	巧通玄关	(841)
第四十章	劫后重逢	(859)
第四十一章	冥岳岳主	(880)
第四十二章	决战少林	(898)
第四十三章	血腥遍地	(919)
第四十四章	二怪合击	(941)
第四十五章	古刹浴血	(960)
第四十六章	妙手回春	(980)
第四十七章	英雄何价	(1001)
第四十八章	息事宁人	(1021)
第四十九章	百口莫辩	(1030)
第五十章	草木皆兵	(1055)

向里望去，只见院中雪光盈盈，室内漆黑如墨，一片幽寂、凄凉。

蓝衣少年略一沉吟，挺身而出，回头把两扇大门关好，缓步向前走去。

穿过一所庭院，直向大厅走去，他似已觉得事非寻常，毫不犹豫地推门而入。

宽敞的大厅中，夜色更加黝暗，伸手难见五指，凛冽的寒风，从门外吹入，刮动壁间的字画，全厅一片沙沙之声，更加重了阴森恐怖气氛。

这蓝衣少年虽有着一身武功，也不禁心头微生寒意，不自觉伸手摸摸剑把。

他本有黑夜视物之能，微微一闭双目，调匀真气，再睁眼时，已可看清楚室中景物。

只见靠壁处，放置着一张八仙桌，四张太师椅，排列的十分整齐，厅中景物布置，似乎依然如旧。

他略一沉思，急步向后院奔去，走过一段甬道，到一处幽静的跨院门边，两扇木门，紧紧地关闭着，一股隐隐的冲动，使他毫不考虑地伸手推那两扇木门，但他右手将要触到木门上时，又突然缩了回来。

他知道这是师父静修内功的所在，任何人都不能擅自闯入。

他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恭恭敬敬地对着两扇木门说道：“弟子方兆南，特来向师父请安。”

这两句话声音极高，余音荡漾缭绕空际，历久不绝，但那幽静的跨院之中，仍然是一片死寂，听不到半点回音。

一阵劲风吹来，刮落了房上积雪，洒了他一头一脸，脸上一凉，心中也同时泛上来一股寒意，不禁打了个冷颤，双

第一章 素帙青灯

西北风飘洒着漫天大雪，由河北入鲁的官道上，奔驰着一匹长程健马，得得蹄声，荡起了片片飞雪。

马上坐着个二十余岁的少年，一身深蓝色箭服劲装，外罩着鹅黄色披风，左肩上透出飘垂着绿穗的剑把，扬鞭顾盼，豪兴横飞。

这少年长相异常清秀，剑眉朗目，虎背蜂腰，面如冠玉，英风逼人；虽在弥天大雪，凛冽寒风之下，却全无畏寒之意，眉宇间欢愉洋溢，嘴角间不时露出笑意，显然，他心中正在想着一件极为高兴之事。

突然，一只低飞的寒鸦，喳的一声，掠顶而过，振翼西去。

蓝衣少年似被寒鸦的叫声，惊醒了欢愉的回忆，微微一皱眉头，探手入怀摸出了一粒形如莲花，大如桃核的金色暗器，抖手间，破空飞出，去势劲疾，划起了轻微啸风之声。但闻一声哀鸣，那振翼急飞的寒鸦，应手而落，一团黑影，摔在雪地上。

他勒马回头，望着那被金莲花击落的寒鸦，眨眼之间已被大雪覆盖，大地上又恢复一片琼瑶，皑白无瑕。

刺骨的西风，仍然劲吹，鹅毛片的大雪，纷纷地飘落着。四野寂寂，仍和刚才一样的安静，除了他之外，再无第二个

人知道那皑皑的白雪之下，掩埋着一只寒鸦，虽然那只是一只飞行在风雪中的寒鸦。

一个不祥的预感，陡然间袭上心头，他不再观望着掩埋有寒鸦的白雪，放马加鞭，向前飞奔而去。

严寒的风雪中，只见那健马上一滴滴红色的汗液洒落在雪地上。那重金选购的长程健马已无法负担长时不停的疾奔劳累，用尽他最后一点力气，猝然倒了下去。

蓝衣少年在健马倒地之时，双足微一用力纵身而起，飞跃出八九尺外，轻飘飘地落在雪地上，回头望着那倒卧雪地上的健马，轻轻地叹息了一声，自言自语说道：“马儿，马儿，生死由你去吧！恕我无暇照顾你了！”霍然转身，放腿向前奔去，其疾奔的速度并不在那健马奔驰之下。

天色逐渐地暗了下来，风雪却越来越大，那蓝衣少年一面不停举手拭去头上的汗水，一面仍然拼尽余力向前奔走，鹅黄的披风，被怒吼寒风吹动得簌簌作响。

忽然，他停下脚步，喘息了一阵，抬头辨识了一下方向，又缓步向前走去。

大约有一刻工夫，走到一湖畔所在。湖水经过寒风吹袭，已结成冰，雪华冰光，相映成辉。就在这湖畔边缘，巍然矗立着一座孤零零的宅院，他极尽了目力，却看不见一点灯光，在夜色的笼罩下，显得十分凄凉。

他抖抖身上积雪，慢慢走向那所宅院。

只见两扇黑漆大门紧紧关闭着，他略一犹豫，举手拍击门上的铜环，半晌，仍不闻那宅院之中有何声响，心中一急，不觉间双手用力一推。

但闻呀然一声，两扇黑漆大门突然大开。

原来，这两扇大门并未加栓。

向里望去，只见院中雪光盈盈，室内漆黑如墨，一片幽寂、凄凉。

蓝衣少年略一沉吟，挺身而出，回头把两扇大门关好，缓步向前走去。

穿过一所庭院，直向大厅走去，他似已觉得事非寻常，毫不犹豫地推门而入。

宽敞的大厅中，夜色更加黝暗，伸手难见五指，凛冽的寒风，从门外吹入，刮动壁间的字画，全厅一片沙沙之声，更加重了阴森恐怖气氛。

这蓝衣少年虽有着一身武功，也不禁心头微生寒意，不自觉伸手摸摸剑把。

他本有黑夜视物之能，微微一闭双目，调匀真气，再睁眼时，已可看清楚室中景物。

只见靠壁处，放置着一张八仙桌，四张太师椅，排列的十分整齐，厅中景物布置，似乎依然如旧。

他略一沉思，急步向后院奔去，走过一段甬道，到一处幽静的跨院门边，两扇木门，紧紧地关闭着，一股像雷的冲动，使他毫不考虑地伸手推那两扇木门，但他右手将要触到木门上时，又突然缩了回来。

他知道这是师父静修内功的所在，任何人都不能擅自闯入。

他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恭恭敬敬地对着两扇木门说道：“弟子方兆南，特来向师父请安。”

这两句话声音极高，余音荡漾缭绕空际，历久不绝，但那幽静的跨院之中，仍然是一片死寂，听不到半点回音。

一阵劲风吹来，刮落了房上积雪，洒了他一头一脸，脸上一凉，心中也同时泛上来一股寒意，不禁打了个冷颤，双

手一推木门，但却纹风未动，想是里边已上了栓。

他向后退了一步，暗中运足真气，集于左肩，正待撞开木门，忽然想到了师父那庄严肃穆的面孔，立时一收架势，双臂一振，凌空而起，跃上围墙。

放眼望去，两株盛放的腊梅，雪光中傲然挺立，幽香花气，扑鼻沁心。

一个秀慧娟雅的情影，陡然间展现脑际，他想到了十几年前，曾和一个美丽绝伦的小女孩子，共同手植这两株腊梅的情景。那时，他和她都还是八九岁的孩子，青梅竹马，一起长大，一块儿学习武功，一块儿淘气游戏，转眼流光，似水年华，十几年的岁月，很快地过去，当他艺满离开师门之时，她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一晃眼又是两年时间，他这次由千里之外赶来这东平湖畔，一半是探望师父，一半是想看看幼小在一起长大的师妹……

他望着梅花出了一阵子神，才飞身而下，缓步向师父修习内功的静室走去。

他虽然已感觉到师门中遭遇了极大的惨变，但深厚的师徒情分，使他极力往好处去想，自慰道：“也许师父带着师母、师妹，迁徙他处去了。”

付思之间，人已到了师父修习内功的静室门外，运足真气举手一推，两扇门应手而开。

举目望去，登时惊得他魂飞天外，头皮发炸，呆在门口，半晌说不出话。

但见满室布垂素帏，触目一片银白，两具桐棺，并放在素幔环绕之中。

他呆了一阵之后，大叫一声：“师父！”纵身跃扑过去，双手分扶两具棺盖，泪水泉涌而出。

一阵痛泣之后，心情逐渐平复下来，暗道：师父武功绝世，誉满武林，师母亦是巾帼英杰，一手金莲花，名震大江南北，纵然身受当世一流高手围攻，亦足可全身而退，这两具桐棺之中，也许不是师父、师母。

心念一动，急于要查明真象，暗中潜运功力，正待揭开左面棺盖，一看究竟，突闻一个娇如银铃般的声音，起自身后：“住手！”

其声虽然清脆动人，但却冷漠至极，听得人生寒意。

转头望去，不知何时，身后已站立一个白衣白裙、长发披肩的少女。

虽然那少女美丽绝伦，但在此时此地，阴气惨惨，素幔低垂，双棺并陈的静室之中出现，而且又来得无声无息，方兆南纵然胆大，也不禁吓得心头一跳。

只见那白衣少女微启樱唇，冷冷地问道：“你是什么人，深更半夜，跑到这里哭哭啼啼？”

口中虽在对方兆南说话，但两眼却始终未曾望过他一次。

方兆南一沉吟道：“在下乃周老英雄的门下，贱姓方，草字……”

白衣少女接道：“好啦，我又没有问你姓名。”

方兆南听得一皱眉头，道：“这两具桐棺之中，存放着什么的尸体，我可否打开瞧瞧？”

白衣少女冷冷地答道：“别瞧啦，一个是周佩周老英雄，一个是周夫人。”

方兆南只觉一股热血由胸中直冲上来，厉声喝道：“此事当真？”

白衣少女神色不动地冷然答道：“不信你就打开棺盖瞧瞧吧！”

方兆南双手用力，咔嚓的一声，启开了左面一具棺木，探手怀中摸出千里火筒一晃，火光闪动，幽暗的静室中，亮起了一道熊熊的火焰。

目光及处，只见两具棺木之间，放着一张很小的茶几，茶几上置放着一只业经点残的蜡烛。

他抖动着右手，燃起蜡烛，素幔环垂下，烛光更显得明亮。

他回顾了那白衣少女一眼，只见她脸色冷漠，站在身侧，动也不动一下。

一阵寒风吹来，飘起她的长发、衣袂，素幔波动，烛颤复明，他犹豫一阵后，终于缓缓地把目光投注那棺木之中。

只见白绫覆盖着一具仰卧的尸体，单单露出一颗花白长髯、白布包发的人头。十几年教养深恩，在他心目之中早已深刻地留下师父音容笑貌，一望之下，立时辨认出来，那仰卧在棺木中的尸体，正是他两年未见的恩师。

只觉胸中热血翻腾，再也难以控制悲忿激动的情绪，大喝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扑拜在棺木之前，放声大哭起来。

温馨的旧情往事，眼下都化成了悲忿痛苦，这一哭当真是哀恸欲绝，谁说丈夫不弹泪，只是未到伤心处……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方兆南已哭得泪尽血流，这一场大哭，暂时发泄了他壅塞在胸中的悲忿情绪，心神逐渐地安静下来。

定神望去，只见那茶几上的蜡烛，只余下了半寸长短，那冷如冰霜的白衣少女，仍静静地站在一侧，脸上神色，毫无变化。

方兆南缓缓地站起身子，目光凝注在白衣少女身上，问道：“你是什么人？我师父师母的尸体，都是你收殓的吗？”

白衣少女也不望方兆南一眼，冷冷地答道：“我父母受过周老英雄的接济，我收殓他们尸体，算替父母报恩，你已哭闹了一个更次，现在该走啦！”

说完，慢慢地转过身子，缓步向素韩后面走去。

方兆南急道：“姑娘暂请留步，在下还有几句话说。”

那白衣少女已快走入白韩，闻言停住脚步，道：“什么话快说？”

方兆南见她背己而立，连头也不转一下，不禁心头微生怒意，忖道：这少女好生冷傲。

就在他心念转动之间，那少女似已等得不耐，身躯晃动，人已隐入垂挂的白韩之中。

方兆南久侍师父身侧，常得周佩召入这静室之中受教，知那素韩后面，并无复室，当下提高声音，问道：“姑娘可知家师膝下一位女儿，哪里去了么？”

只听素韩后面传来那少女冷冰冰的声音，道：“不知道。”

方兆南双眉一挑，又问道：“姑娘几时到此，可曾见到家师夫妇被害的经过？”

但闻白韩后面，又传出白衣少女简短的答话：“我来时，他们已被人杀害很久了。”

方兆南疑心突起，略一沉吟，追着问道：“姑娘何以知道家师夫妇遇害，特地赶来此地呢？”

素韩后面传出那白衣少女清脆冰冷的笑声，道：“怎么？你怀疑我是杀害了你师父母的凶手！”

说完，又是一阵大笑。

方兆南只觉那娇脆的笑声之中，似乎含蕴着一股阴寒之气，听得人毛骨悚然，连打寒噤。

忽然间，素韩一角，伸出一只雪白的手腕，纤纤玉指，紧

握着一支胡桃粗细的红色蜡烛，冷冷言道：“你要留在这里替你师父、师母护守灵帛，也好，快点着这支蜡烛。”

方兆南只觉这少女言词难测高深，行动诡异绝伦，在这等风雪之夜，素幔双棺，阴气惨惨，使人有一种人鬼难辨之感，饶是他一身武功之人，也不觉心中直冒冷气。

只听那素幔之后，又传出那白衣少女冷冰冰的声音，道：“你这支蜡烛，已足可维持到天亮，要是不怕，就在这静室中坐一夜吧。”

方兆南换燃了新烛，盖好棺盖，席地倚棺而坐，望着那莹莹烛光，心中泛起万千感慨。

他想起了投身师门学艺的诸般经过，师父庄严肃穆的性格，使人凛然生畏，师母的慈爱贤良，使人仰慕不已，师妹的娇艳秀慧，更使人倾慕难忘……曾几何时，这些留在他心中的深刻往事，都已是镜花水月、过眼云烟，如今师父、师母，惨遭杀害，双双陈尸眼前，一起长大的师妹，也不知身落何处，吉凶难卜……

欢乐的往事，一幕幕展现脑际，更衬托出目前境遇的悲惨凄凉。

夜色深沉，一灯莹莹，他一路奔走，人早已劳累难支，倚棺斜卧，沉思往事，不觉间沉睡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忽觉肩上被人推了一把，睁眼望去，只见一青袍长髯的老人，满脸悲忿之容，静静地站在棺木旁边。

方兆南一见来人，不知是惊是喜，霍然跃起，扑拜身前，泪水泉涌而出。

原来这老人乃周佩最为知己的好友，江南四剑之一的张一平。

那老人轻轻地叹息一声，道：“你起来，慢慢地告诉我事情的经过。”

方兆南举起衣袖，拂拭一下脸上泪痕，说道：“晚辈昨夜赶来，师父、师母已然遭人毒手多时。

那老人心头一震，道：“什么？难道你师父、师母的尸体，不是你收殓入棺的么？”

方兆南突然想起那白衣少女来，摇摇头道：“不是。”

口中应着那老人问话，人却霍然转身，掀开素帋。

但见素帋之后，齐齐摆着一排人头，那白衣少女，已不知何时离去。

青衫老人脸色一变，大踏步直入素帋后面，方兆南呆了一呆，紧随那老人身后进去。只见西边墙角之处，堆积着十几个无头尸体，方兆南暗暗一数，和那排列的人头刚好符合，不多不少。

张一平咬牙切齿，冷笑了一阵，道：“好辣的手法，当真是鸡犬全诛，一口不留。”

方兆南学艺师门之时，已拜识过这位誉满武林的大侠客，知他一身武功，已达出神入化之境，声誉之隆，犹在师父之上，此时此地，遇上这位行踪一向飘忽难觅的奇人，极度悲苦之中，油然而生为师父、师母复仇的希望，当下躬身说道：“师伯见闻广博，和家师交谊笃厚，师门不幸遭遇这劫难，全仗师伯大力，查出仇人姓名，替家师洗雪这灭门沉冤，晚辈虽自知武功不济，但愿凭藉满腔热血、一颗赤心，先试敌锋。”

张一平轻轻叹息一声，道：“孩子，你不用拿话激我。我和你师父交情弥笃，三十年前你师父师母，仗义执仁，救了我一条性命，迄今，我一直耿耿于怀，无时不思图报答。他遭此灭门惨祸，我岂能无动于衷。

张一平双目神光闪动，似是被眼下少年的冲霄豪气，激起了故旧之情；但只一瞬间，他又恢复镇静神色，淡淡一笑，道：“小不忍则乱大谋。单依那雪夜示警之人的武功而论，已可预测来敌，定然是武功奇高之人，别说你留此于事无补，就是老夫，只怕也难是来人敌手。不过，我已是行将就木之年，生死之事早已不放在心上，故友情重，溅血何憾，纵然埋骨这东平湖畔，当伴故友泉下英灵，也是人生一件快事。如能侥幸脱难，定当设法邀集武林高手，报仇雪恨……”

话至此处，突然住口，一把抓住方兆南右腕，向外奔去。

方兆南只觉他扣在右腕脉门五指，有如一道铁箍，全身血脉受制，劲力全失，虽想挣扎，但却力难从心，身不由己地被人带着向前奔走。

一口气跑出了五六里路，张一平才松了方兆南右腕，叹息一声问道：“你认为你师父、师母死的很突然么？”

方兆南心念师门教养深恩，存心冒险一睹仇人面目，再徐图报仇之策，那知被张一平突然扣住了脉门要穴，失去抗拒之力，拖着跑了五六里路，憋了一肚子怒火，正想出口相责，但却被张一平这突如其来的一问，心中疑念陡生，呆了一呆，道：“师伯此言，究系何意？难道说我师父师母，事先已预知这场灭门惨祸不成？”

张一平仰天长长吁一口气，道：“不错，你师父、师母不但事先预知这场灭门惨祸，而且还预知无法逃过这场劫运，是以，既未邀人助阵，亦未避难远走。”

方兆南道：“师伯此言，难使晚辈心服。别说天下之大，到处可以藏身安命，单以恩师夫妇两人的武功而论，纵然不敌来人，亦可全身而退，不致双双陈尸并棺。如非遭人暗下毒手杀害，岂会落得如此的结局？”

张一平略一沉吟，道：“这也就是我费解之处了。周贤弟生性庄肃，律己甚严，平生又结怨甚少，并看破世情，隐居东平湖畔后，更是绝缘江湖，除了老夫和一二知己故交之外，很少和武林人物交往，常年深居简出，都以蒔花课徒为乐。三年前我和他相晤之时，发觉他内功精进极多，就是你那师母，也有一身惊人的成就，综观大江南北，当今黑白道高手，能胜过他夫妇两人的，确是难以找出几个。但我细查全室所得，令师夫妇又分明预知惨事，早已作了安排。”

方兆南道：“师伯请恕晚辈愚蠢，敬祈不吝明示教言，以开茅塞。”

张一平举目四顾，张望一阵，道：“这不过是由阅历中得来，说穿了，也算不得什么，你可曾在那灵房尸体之中，发现到你那师妹的遗体么？”

方兆南道：“想我那师妹，乃兰质蕙心之人，举世能有几个。也许她已被人劫持而去，晚辈实不敢因而……”忽的黯然一叹，倏然住口。

张一平怫然不悦，道：“孩子，你不敢苟同老夫的意见，对么？”

方兆南道：“晚辈不敢。”

张一平道：“那灵房尸体之中，未发现你师父爱女遗体，可作两种解说：说她被人活擒而去，不能算错，说她早被令师遣往他处避难亦可，关键就在那堆积的尸体上了。”

方兆南奇道：“恕晚辈智虑愚拙，难解师伯弦外之音，愿闻其详。”

张一平叹道：“如果你留心那灵帋后群积的尸体，一个个身着劲装，即可了然你师父早知惨祸难逃，不甘束手待毙，故而着令家中所有仆从，准备应变，想以数十年修习的武功，和

来人一拼。不想来人武功奇高，抗拒之下，落得个满门灭绝的悲惨收场。其间使人不解的是，既然预知惨祸将临，何以竟不肯先行避走，此策纵然不能长期逃避敌人铁蹄追踪，但总可暂时避开敌人耳目，然后再徐谋对敌之策不迟。唉！天啊！天啊！为什么不让我早来三日，想不到这晚到一步，竟造成终身大憾。”

方兆南细想灵韩后那堆积的尸体，果然都是一个个身着箭服，暗自付道：不错，如是师父事先不知此事，仓促拒敌，那堆尸体绝不会个个身穿劲装；当下说道：“师伯观察入微，一言点破晚辈迷津，家师既知这场惨祸难免，何以竟未邀人相助？”

张一平沉思良久，说道：“你师父自隐居在东平湖后，很少和武林人物来往，再说当今江湖人物，能及得你师父、师母武功之人，屈指可数，纵是有意邀人相助，也难找到适当之人。此中真象，决不单纯，非人所能揣测。如果我推论不错，你师父宅院附近，定然还有人在暗中监视，那示警之人，也许就是你所见那人鬼难辨的白衣少女。老夫自信轻身之术，不算太差，但我跃至院中之时，竟然未能目睹来人一点踪迹。这次惨事，恐非一般武林中仇杀事件。对方手段之辣，武功之高，都非一般江湖人物所能比拟，而且杀人之后，不藏尸灭迹，分明另有作用，那白衣少女守护灵韩，其中亦恐有所用心。综观此次惨事经过，事先事后，脉络相贯，对方预谋周密，毫无破绽，你师父又预先知道，却又不肯走避，此中情节，实是耐人寻味。”

他略一沉吟，又道：“就老朽眼下所见，有两件急事要办：一是寻找你那师妹下落，二是查出仇人是谁，至低限度，也要找出一些蛛丝马迹，以便追索。这两件事说来容易，做起